

報日環循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六月十六號

並帆船前往各埠

原桶木油六兩三至六兩二五
 原桶生油四兩九至四兩八八
 上火車米壹員九壹至二員
 中火車米一員四二至壹員四五
 壹號安南占米壹員六六至壹員六五
 蘇包總米一員六六至壹員七
 火車安南更米一員七三
 一號安南更米一員七至壹員七五
 蘇包壹占朴二員壹八至二員二
 火車占米一員八三至壹員八一
 籐黃七十二員至六十五員五
 綠荳二員四至二員三五
 正山荳蔻二百五十三員
 上奇白糖七員五至七員七五
 中奇白糖六員九至六員八五
 海口赤糖四員壹至三員九二
 貢粉糖五員七至五員四五
 二白糖五員七至五員七五
 福州冰糖九員五至九員四
 石龍冰糖九員二五至九員二
 津絲七員七五至六員八
 白壳豆二員零壹
 黑皮青肉荳壹員八六
 黃荳壹員九三至壹員九五
 新青荳二員零壹至二員壹
 黑胡椒九員三
 白胡椒十五員至十四員八
 西河紅棗五兩至四兩九
 麵粉五十磅一員六四至壹員四五
 四川白臘七十九員至七十九員五
 椰子檳榔十六員至十五員五
 東洋參三十八員至三十六員五
 燕窩二千七百五十員至三千二百員
 江北金菜四員九至四員八五
 河南金菜五員七至五員五
 大菜十九員至二十二員五
 香信二十三員至二十壹員五
 日本線面四員六至四員五五
 日本竹八觔十四員八至十四員八五
 樹皮七毫五至七毫九
 沙藤四員二五至三員三二
 川耳五十員至四十九員
 新山木耳十四兩二至十四兩五
 日本大鮑魚三十五員至三十三員五
 魚絲四百九十員至五百員
 呂宋蘇木二員七至二員八五
 東洋參九十六員至壹百零五員
 外片大面三千二員至二千八百員
 二面二千五員至二千三百員

往紐約○帆船名活狼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埃連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乞地衣蝶厘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老芝士地那	早日開行	康美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加力士	早日開行	永也洋行
往陳刁士○帆船名衣士巴連士	早日開行	架刺威治
往檀香山○帆船名厘巴北力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倫頓○帆船名卑厘拜賴刺	早日開行	興古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衣路威大哥	早日開行	地妙士板
往紐約○帆船名浪厘付厘沙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麼士忌連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左士魁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深刺亞勿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藍威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利付升	早日開行	興古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根列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安厘打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卡刺休○帆船名加栗	早日開行	架刺威治
往檀香山○帆船名付蘭牙厘安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晒地付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美路濱雪梨○帆船名番厘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者亞士丹哈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勿者厘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厘亞士些	早日開行	興古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者希士路巴士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路巴士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倫頓○帆船名土地厘加付那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地衣蝶厘	早日開行	康美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老衙于士天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威北○帆船名高路頓付厘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威士奎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各公司股份行情

香港上海銀行每股收本銀一百二十五員現價每百員加六十員除息
於仁保險公司新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一千四百二十五員
中外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一千四百五十員
那千拿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六百兩現價值一千零七十五兩
洋子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兩現價值七百二十五兩
華商保安公司每股收本銀二百員現價值二百九十七員五
香港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二百員現價值八百四十員
中華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員現價值二百二十五員
黃埔船塢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每百員加五員
香港澳輪船公司每股收本銀七十五員現價值除息外每百加二十四員
上海火輪船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兩分息之後現價值銀五兩
香港煤氣公司每股收本銀十磅現價值八十員
香港酒店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員每百減六十九員
中國朝廷貸款每股收本銀九十五磅現價值未有定實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中國朝廷貸款每股收本銀九十五磅現價值未有定實
域多厘亞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員現價值另溢息七十員未定
於仁輪船公司每股現價值未有定實

署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臣吳元炳跪 奏為遵 旨飭領准商籌捐鉅款一次仍將認定引票照章備案以裕餉需而維餉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戶部奏捐兩淮准商一案欽奉 上諭既與改票初章不相刺謬且亦不致病商限兩個月據 實覆 奏等因仰見 朝廷軫念餉需於裕餉之中仍寓恤商之意各該商感沐 皇仁鑒察世業敢不殫竭血忱上佐公家之急臣督同署運司徐文達札調海州分司等集商妥議參考昔日之成規體察目前之岸務按年捐助商力實有未逮 其中窒礙之處有不能不於 君父之前懇懇直陳者東南百官經營以絲茶為大宗近年動輒虧折惟兩淮鹽業歷任督臣皆恪守會同商辦 奏定新章行之近二十年獲利較有把握有票者特循舊章恒業無票者欲撥入而無從人情於難獲 錄之事想望每覺無窮輾轉傳票價遂無所底止致有准票一張價值萬餘兩之說細加推究前數年向多更名之商近則價愈昂愈為可居之奇貨非特無人願買亦無願買是票價之昂已屬虛而非實自開按年捐銀之議本重利微勢所必至 商情疑慮票價必落將所捐銀兩金者恐漸至一文不值蓋鹽之利繫乎法鹽法不能行法不善不能久也溯查道光末年票法之廢在鐵價賤售幾如風捲潮退而不可遏會同商辦有鑒前事之失在各岸設立督銷局整頓保價至今堅守 不搖每鹽一船到岸守輪至速亦須十個月或一年以上方能出售一遇滯銷則守輪或半年或兩年是其常事數年以前商民向之特為衣食之資者不且貽身家之累乎議者謂准商不費一錢而世擅其利與改票初章不符 滯年之不足通盤勾計利雖薄而不虧今各岸銷市暢銷雖常一旦責以常捐則一年捐捐千兩者守至兩年捐捐已加萬一守愈久而捐愈重向之特為衣食之資者不且貽身家之累乎議者謂准商不費一錢而世擅其利與改票初章不符 殊不知設局給票為時甚暫同治四五年間李鴻章署兩江督篆時請運已旺引票不能通給遂商會同藩司議定法之中刊頒准商准商章程後馬新貽踵行於淮北彼時票價尚不甚昂新商往往往備本買票請更數十數年來始扶 重資而來旋獲厚利而去者不乏其人目前辦運各商大率出過票本者居多與初行票時情形本不相同況南北相輸不一而足自小邇堡工需而山東而直隸而本省而閩省而山西而河工災賑臣稽諸案卷共計捐過銀二百三十三萬二千六百 兩有奇或請獎或不請獎無非出自商資不惟修築清濶一項人所共知其商情能如此踴躍者亦賴此循環之法有以鼓勵人心倘一朝墜此良法轉不足示大信議者又謂改票准商即散新商自無不樂從殊不知驗資之法從前陶

謝陸建瀛皆不得已而出此會國藩亦曾試行而軍興以後市情大非昔比一聞驗資之信類皆不惜重息多方告貸數月之間自上海以達漢口鐵路頗然 壅閉動數省幾至罷市而局卡所收之銀官庫長存之款亦不免私挪上兌甚至營弁洋商亦從而生心卒之得票者資非已有挾資者簽單無名流弊不 可窮詰會國藩始與李鴻章毅然變計夫豈無所見而改弦易轍哉矧新章之樂從樂其有利也若散復環而按年再加捐捐是既奪其可操之券而又竭 其不涸之源竊恐新商亦未必有人問津臣歷考准南北報部課厘自新定章迄今已逾五千萬兩以上循環章內載明犯規者扣除隨時另招補數則各商 知有快誤誤運情事不難立時斥退利權仍操諸上非從前根窠盡由網商把持可比為准商圖經久之利在此為難政籌不敵之規亦在此前督臣沈葆楨 覆 奏准北引額得難驟增增內謂會國藩每審定一法必舉數十年之利害如身入其中而歷試之洵非虛語竊思藏富於一國不如藏富於商寬恤在一 時正所以備緩急於異日謹仿歷次籌捐成案勸令南北及食岸各商湊集鉅資力保本業各該商不敢漠視縱北商力薄更甚於南而大義所在無不激發 天良輸將恐後情願共捐一次銀一百萬兩先繳現銀四十萬兩其餘六十萬兩亦分定數由督銷各局按引核收隨時分批解部核與鹽務極盛之時綱 商每遇 國家大政報効鉅款情事亦復相同合無仰懇 天恩全數 賞收勸部免其常年輪納各該商世受 國恩不敢仰邀獎叙仍照章將所認引票 永遠循環以裕餉需而保餉局所有准商籌捐鉅款一次緣由理合恭摺仰祈 聖鑒訓示謹奏軍機大臣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

查水勢候補同知增亮稟辭會同南 海縣往扶洲等處查勘冲决南海 縣袁稟知下鄉公幹補用通判許如騫 陸有壬候補縣丞孫錦彰從九品盛鴻 勳俱稟知由縣回試用藩經歷文海稟 知委解關餉保甲局委員俱稟知初三 四五等日西關北江潦水漲發多被淹 浸十五六甫寶華坊十約帶河基恩甯 里等街約水深一二尺復古等街水深 尺餘新基油欄等街每日隨潮水長退 土地東其匪寨則便成一敵國中國雖有至堅至鉅之兵船能謀戰之將弁亦不能飛渡而攻之矣近聞當道已於淡水與築砲臺以壯聲威而資守禦然打狗基隆 蘇澳三處當更做西國款式擇於高山最當衝處各築砲臺一座購置利炮砲選精卒以時訓練俾熟習攻擊之法以備意外也然築臺之費費籌養兵之費費繼若全 靠閩省或各處協助則批解遲緩後將顧此失彼轉虞不給必致議撤誠非久遠之計將有潰敗之虞今聞駐防兵勇因朝廷與俄國齟齬有兵爭大吏嚴飭整頓 海防已詳然不靖謂俄人如至則將避而不與交鋒惟原其故所有兵勇俱壓口糧一月全不發給下月所領又必遲至三十日後多方求請乃勉關放其管理人員輒 藉口於西例謂必俟當足一月差役乃發一月口糧夫西例之在中國其不必做照施行者多矣何至於支給口糧轉微之耶且歷積之弊西例之所無也胡為便於己 之營私者則曰西例如是便於人之辦公者則曰我國不然夜氣猶存思及於此將必啞然自笑愚然自愧也或謂此中實有最苦之處非局外所能共喻蓋經費浩繁 而稅項不給也抑思臺境現多未闢之區菁華萃於地中者實屬無限既有土何患無財惟在招徠以動開墾耳計全臺之地以所出物產供駐防費用實可決其有贏 無絀且可以裕國用而便民生憶劃撫生計之時當道曾建議墾荒以圖一勞永逸後因更代頻仍功遂廢於垂成而未獲收其效驗似宜專設一局分遣幹員招人前 往凡欲出洋傭工以謀餬口者則准報名註冊按期用船載至議墾之處給以地段資以糧械聽其耕種如有殷富商民認地招工亦一律給與且力為保護惟於商貨 之出入收回釐稅先由前山開往後山俟年餘變荒為熟然後按畝升科照例納稅惟期民生聚而不聽官吏擅行滋擾則經費有所從出而防務不致於廢弛也

大歡喜即 福州大水 福州向多水患數年來皆因山潦陡發潮水復長一時不能消退以致 淹沒地方居民幾成魚鼈茲聞是處又因雨水過多於初一日河流驟增浸溢街道 其萬壽橋則水與之平加以湍流迅急船隻停泊不住被衝於巨浸洪波之中互相 激撞其繩纜被斷者則如蓬萍漂泛隨波逐流以致覆溺人命連淹淹者不知凡幾 新茶出口載至羅星塔附近者則向例皆有保險以圖安穩此次水流驟急保 險公司皆有戒心多不願保云夫西北患旱東南患水此地勢使然也然風雨調勻 阿富汗國 曷有此患乎現在粵東亦因霖雨兼旬水漲圍決被災者已紛紛見報矣天心仁愛 何忍而出此耶○福州續耗 茲又接到福州來信謂是處雨水太多四月三十五 月初一連日大雨滂沱海水漲溢由羅星塔至福州基堤皆浸淫淹溺不致駛行至 否降英向 初四日天色頗晴都沙火船始能載貨此船聞由福州載有茶重一百萬磅出洋云

星夜移柩 聞城西有喪其母者未及三歲停柩內室詎料初五夜水 浸靈柩乃星夜倉皇遷其柩而處挑夫乘機勒索破耗十金然後 得移放高處翌早即出殯以免淹沒之虞矣○術士被斥 聞有羅秀 松係術士之流也自稱閩省人設館於正興街其扁曰惠濟醫館贈 醫貧病謂在軍營數年五品藍翎軍功保舉始則誘愚民到館求贈 繼則多方騙詐致人盡悉其所為無復過而問焉者前數日不知何故 赴督轅投遞呈詞妄稱直隸軍務需人求督憲薦拔三十日督憲批云 治軍講武自有常經悍敵非同兒戲該軍功心存詭詐混稱方術 妄挾干求況直隸軍務一律肅清所謂請殊屬謬妄仰東按察司飭廣州 府即札南海縣查訪該軍功有無別端愚妄立即拿獲究辦原稟擲還

並與店中司賬之伴有一私每乘去婦變羞成怒反唇相稽及某杖撻婦婦復呼伴作証弟有口實又禁阻撻使不得走脫弟大不人驚見有婢從內走出情狀倉皇語者婢指認其處移床掘地遂出人事人役認識者特求設法免立禁放居民聞此消息聞然而起以爲意外之虞立將婦處死人心乃戢

某不在則招伴入室歡會肆無忌憚致爲某弟所見怒
回家遂作先發制人之舉謂叔入面獸心伺汝外出將
莫辯孤掌難鳴而情殊不甘遽出直言頂撞某怒如虎
吼救命聲乍啟而頭已破氣已絕矣鄰人間聲登牆窺
視置心不能平走報街坊稟官勘驗及臺灣府往勘則
呈亟傳至前詰以屍在何處婢云在床下並不干我事
出其屍備訊原委坐罪於婦收監後擬以站籠示衆婦
叩籠則酬銀五百圓遂以中國刑法向無此例面訴諸
爲殺人可賄免則刑罰之頗卽風俗之憂彼此傳說愈
囑此亦見公義目在世間而如某者真狗彘之不若也

江水爲患 近日東南各省多因淫
僅就西報所述長江水勢譯錄於報
溝壑皆盈江流洶湧日夜澎湃有聲
原定二十四日啟行因漢江水漲恐
折其鍊力遂不支船身遽橫隨流而
對岸淺處乃免覆溺二十五日又有
外新有砂洲尚未覺察遂被擱於其
損惟斷一鍊耳同日更有仁記洋行
至十八九等日寒暑針升至八十五
免被擱大費周折有履泰行之俄商

現因新茶登市洋船到漢鎮載運
二十三日五點鐘時候有天津洋行
有意外早已燃煤預防舟師見此光
下撞於墨西哥輪船之首致機器冒
太古洋行之忌利士輪船茶已滿
上牢不可動洋行幸有上海輪船主
茶船亦被流水掃折其鍊幸尚有
度酷熱難堪江水因之涸竭連日
公司茶船擱淺情太古洋行漢口

者共十餘艘四月二十日大雨滂沱連行之茶船名皮根山者受載已十有八人尤景左錨喫力必重急欲展輪以便設法旁等處均受損傷水即奔注急着人一至戰礙於二十六日開行亦因水急走錨不即開行遂駕輪拖之自辰至午方得開一鍊故能力支無恙也先是漢陽等處趁驟退至三尺有奇所有外洋茶船停泊者船拖拽因纜斷中止後復加粗纜乃得

九有錨猝被溜走此船
法詎船既帶錨而行旋
面塞漏一面啟輪駛往
忙急動輪詎料埔頭以
脫離淺處後查並無所
於四月望後天氣漸熱
埔頭者皆去淺就深以
得幸動以出於淺聞賠

售

新到日本書籍

啟者本堂現到有日本東京各書籍出售一爲唐土名勝圖一爲清史攬要一爲元明清史畧比清史攬要較之更加詳悉元明清各大政無一不備載十八史畧 今世名家文抄 續今世名家文抄 通議 日本水陸地理全圖 日本新國史畧 諸君如欲賜顧者請移玉至香港荷李活道九江巷口文裕堂採買爲荷

光緒六年二月吉日謹啟